



红楼梦的 儿女真情

刘梦溪 著



创立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红楼梦的 儿女真情

刘梦溪
著



01-16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的儿女真情 / 刘梦溪著. ——北京:商务印
书馆, 2016

ISBN 978-7-100-11960-3

I. ①红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人物—人物
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1267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红楼梦的儿女真情

刘梦溪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1960-3

2016 年 2 月第 1 版

开本 880×1240 1/32

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/4

定价: 52.00 元

目 录

引言

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 / 1

一 《红楼梦》是中国的爱情宝典 / 19

二 《红楼梦》里的“意淫”是什么意思 / 26

三 宝黛爱情故事的前世宿因 / 32

四 宝黛钗三角纠葛的酝酿与形成 / 38

五 《红楼梦》发明的中国式爱情符号 / 41

六 宝黛第一次吵嘴的爆发和平息 / 49

七 陷入“迷眩缠陷”爱情迷局的贾宝玉 / 53

八 贾宝玉为何“放声大哭” / 59

- 九 青春萌动期的宝玉和黛玉 / 66
- 十 “葬花吟”和宝黛爱情的诗意升华 / 74
- 十一 宝黛爱情的升华之乐 / 81
- 十二 元春给宝黛爱情投下的阴影 / 84
- 十三 宝黛爱情遭遇舆论反弹 / 88
- 十四 宝钗对宝黛爱情的“无情打击” / 93
- 十五 宝黛爱情有无“第四方”因素 / 97
- 十六 宝黛的真情相爱和“假意试探” / 102
- 十七 宝黛和紫鹃袭人一起“无言对泣” / 108
- 十八 宝玉的经典爱情表白“你放心” / 113
- 十九 棒打不回的“儿女真情” / 120
- 二十 宝玉“私相传递”和黛玉的“情解” / 128
- 二一 “木石因缘”和“金玉因缘”的冲突 / 132
- 二二 宝黛的爱情波澜缘何归于平静 / 139
- 二三 宝钗和黛玉“和解”的心理秘密 / 146
- 二四 贾母对宝黛爱情的真实态度 / 154
- 二五 紫鹃试情和宝玉突发“歇斯底里” / 163

- 二六 宝玉“歇斯底里”的后续故事 / 172
- 二七 “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” / 177
- 二八 薛姨妈安的是什么心 / 180
- 二九 林黛玉《桃花行》和宝黛爱情的新境界 / 187
- 三十 《红楼梦》原作者笔下的宝黛爱情结局 / 193
- 三一 《红楼梦》的儿女痴情——龄官和贾蔷 / 201
- 三二 《红楼梦》的儿女痴情——司棋与潘又安 / 208
- 三三 晴雯和宝玉的清白纯洁之爱 / 217
- 三四 晴雯和袭人的直曲清浊之分 / 228
- 三五 晴雯对小丫头的“怒其不争” / 238
- 三六 《红楼》女性谁最美 / 249
- 三七 薛宝钗的美好看吗 / 256
- 三八 《红楼梦》诸钗是“大脚”还是“小脚” / 259
- 三九 《红楼梦》为何对“妾”最不怀好感 / 266
- 四十 《红楼梦》里说“真假” / 269
- 四一 《牡丹亭》与《红楼梦》怎样写“情” / 273
- 四二 爱为何物 / 289
- 跋尾 / 300

引言

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

中国文学是个大宝库，里面有无尽珍藏。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。我使用“特殊”一词，是由于《红楼梦》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之作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，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是集大成者，孟子最早给出了这个评价。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是集大成的思想家。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，唯《红楼梦》足以当之。虽然这只是一部长篇小说，却好像整个中国文学都装在里面了。

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，《红楼梦》里应有尽有，文备众体不足以形容。中国历史上那些文采风流的特异人物，小说开卷的第二回，就通过冷子兴和贾雨村茶肆对话的方式，从隐逸诗人陶渊明和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、阮籍说起，一直说到女诗人薛涛，和大胆追求爱情的卓文君、红拂、崔莺，前后不下三十个人物。历朝历代的诗人、文学家、艺术家，更是经常成为《红楼》人物日常品评的话题。第四十九回香菱学诗，史湘云高谈阔论，满嘴是“杜工部之沉郁，韦苏州之淡雅”“温八叉之绮靡，李义山之隐僻”。甚至连贾母的大丫鬟鸳鸯，为抗拒大老爷贾赦要纳她为妾的举动，骂前来自称有“好话”告诉她的金嫂子，开口便骂出了艺术典故：“什么‘好话’！宋徽宗的鹰、赵子昂的马，都是好画儿！”既不识字又没有文化的丫鬟，竟然知道擅长瘦金书的宋徽宗会画鹰，元代的赵孟頫善画马，而且用谐音的方式随置叱的语言淋漓诙谐而出。可见艺术与文学已经成为《红楼梦》里贾府的日常生活和人物语言的一部分了。

更不要说，书中还有众多关于结社、吟诗、联句、拟匾额、题对联、拆灯谜、行酒令、听说书、看本戏、赏音品笛、丹青绘事的描写。单是由于对《负荆请罪》戏名的不同

表述，就让宝玉、宝钗、黛玉之间展开了一场何等惊心动魄的心理战。至于男女主人公，时当阳春三月、落红成阵的惹人季节，偷读《西厢记》，借妙词，通戏语，以之作为谈情的引线；隔墙欣赏《牡丹亭》，女主人公林黛玉听艳曲，惊芳心，心痛神痴，眼中落泪，则是文学欣赏达至共鸣境界的绝妙写照。那么我提出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之作，应该不是出于个人偏好的夸张溢美之词，而是理据昭然、真实不虚的判断。

2

但《红楼梦》里所有这些艺文活动，大都是在大观园中发生的。这座可大可小、虚虚实实、人间天上诸景备的园林，是红楼人物的集中活动场所，是小说作者精心打造的理想世界。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，贾家的三位小姐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地位略同于黛玉而具有永久居住权的薛宝钗，还有不时飘忽而来飘忽而去的史湘云，以及服侍他们并与之形影相伴的大小丫鬟，如同天意安排一般顺理成章地诗意地栖居在这里。

山水园林加上青春美丽，使大观园成为爱情的滋生

地。不仅是宝黛的爱情，还有龄官和贾蔷的爱情，小红和贾芸的爱情，司棋和潘又安的爱情，以及其他或明或暗的红楼儿女的爱情。宝黛的爱情也有许多头绪穿插进来，各类角色带着不同的意向互相交织在一起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如醉如痴的爱情，自然是贯穿始终的主线，但薛宝钗的介入使这条爱情主线变成了三人的世界。还有爱说话、大舌头、开口便是“爱哥哥”的史大姑娘，也让黛玉感到模模糊糊的似乎是竞争对手。三人的世界于是变成四人的世界。头绪交错的爱情和对最终婚姻归宿的追求纠缠在一起，就不单纯是两小无猜的儿女之私，而是融入了深层的社会内容。

男女主人公本身的爱情意识是简单的，除了爱不知有其他。爱就是一切，包括生与死。但当事人背后亲长的意图伦理，往往视婚姻为社会与政治的交换物。这就使得婚恋行为不只是青春美貌的竞争，而且是财产和社会地位的较量。正是由于后者的因素，薛宝钗婚姻追求的最后获胜，变得有先兆而无变数。宝黛之间的纯真爱情因此经受到严峻考验。林黛玉痴情的感召、隽语的激励和诗意的熏陶，使早期带有某种泛爱倾向的怡红公子，很快变得痴心与钟情合一。不结合就宁可死亡或出家，成为两位当事人横下一条心的选择，他们最终取得了爱情的胜利。

大观园外面的世界又如何呢？如果说大观园是女儿的世界，那么大观园外面的贾府则是以男人为主轴的世界。他们的名字刻板雷同，贾政、贾赦、贾敬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、贾蔷、贾瑞，遇有大的仪式排列名单，极易混淆。要么名号怪异，什么詹光（沾光）、霍启（火起）、单聘仁（善骗人）、卜固修（不顾羞）之类。大观园外也有女人，但她们是男人的女人。王夫人是贾政的女人，邢夫人是贾赦的女人，尤氏是贾珍的女人，王熙凤是贾琏的女人。

不过《红楼梦》的诡异之处在于，男人不过是游身在外的徒有虚名的性别符号，家政主事管理的权力统统由女人来执掌。所以贾府的当家人是王熙凤，以及同出金陵王氏一族的王夫人。此一性别管理模式也延续到管家人等，如赖大家的、周瑞家的、来升家的、林之孝家的、张材家的、王兴家的、吴新登家的、王善保家的。至于这些“家的”背后男性人士的情况，似有若无，作者并不关心。同为女人，妻的地位要高于妾，庶出远逊嫡传，这是中国历来的妻妾制度和嫡庶制度使然。精明干练的探春和其生母赵姨娘的畸形关系，就是由此而生。探春不得不把生母的地位置于宗法伦常的框架之内。此外还有一类女人，如兼有钗黛双美的秦可卿、温

柔软弱而又女人味十足的尤二姐，她们是沾上“淫”字的特种尤物，只好成为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无良男人的欲望工具。她们是猎色的目标，不是爱情的对象。那个贾府上下人等都可以上手的鲍二家的，也属于此类人物，只不过品级低下粗俗而已。尤二姐和鲍二家的都死于王熙凤之手，醋妒阴狠而又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漂亮女人，是她们可怕的克星。

《红楼梦》的艺术天平因作者的好恶而倾斜。有美都归大观园，有丑必归宁国府，是作者预设的价值伦理。秦可卿和公公贾珍的韵事就发生在宁国府的天香楼。尤二姐和贾珍、贾琏兄弟聚麀，也是宁国府的家戏自演。贾蓉和王熙凤的眉目传情，也是东府里人人都知道的一道风景。难怪被关在马厩里的焦大，敢于以“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”的“今典”公开醉骂，说宁府只有大门外的两个石狮子干净。难怪秦可卿的判词有句：“造衅开端实在宁。”

4

大观园是充满诗意的青春女儿的世界，但和大观园外面的世界并非没有联系。总有因为各种缘故需要进到园子里来的园外人。宝玉和各位小姐的教养嬷嬷，以及管理他们的

这个“家的”那个“家的”，就是园子里面的园外人。承担闺房之外劳役的那些干体力活的小厮，也不得不随时出出进进。遇有大型的社交或宗教礼仪活动，大观园的儿女们偶尔也有走出园子的机会。如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，大观园的人众，车辆纷纷，人马簇簇，就全员出动。但园子里的丫鬟们，一般不允许离园外出。除非特殊恩许，如第五十一回袭人探望母病，那是花小姐立功获宠之后，俨然以“妾”的身份近乎衣锦还乡似的成此一行。

还有就是因“过失”而被逐的丫鬟，对当事者来说，完全是被动的行为。最有名的案例，是金钏儿被逐、司棋被逐和晴雯被逐。被逐的举动，是通过强力手段把园内人变成园外人。被逐的结果，则无不以悲剧告终。金钏儿投井而死，司棋撞墙而亡，晴雯病饿而终。至于小姐们离园，则只有出嫁了。例如第七十九回贾赦将迎春许配给孙绍祖，邢夫人便把迎春接出了大观园。唯一的例外是王熙凤，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的关防，她可以任意打破。她在园里园外都有合法的身份。她的美貌、诙谐和善解人意，和小姐丫鬟女儿们站在一起，没有人会视她为园外人。大观园存在的特殊义涵，唯凤姐知道得最清楚。当大观园的姊妹们邀请她出任诗社的“监社御史”，她立即拿出五十两银子，并且说：“我不入社花几个钱，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，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？”其实这是说，大观园是贾

府大家族中一个具有单独义涵的王国，其特殊地位，以凤姐之尊亦不敢小觑。不要忘记，此园的原初功能是专门建造的省亲别墅，后经元妃特命许可，众姊妹才得以搬进去居住。如果仅仅看到所具有的实用价值，而忽略其作为象征的文化符号的意义，就本末倒置了。

另一方面，王熙凤的贪欲和狠辣，又使她成为大观园外面世界的弄权杠杆。而老祖宗贾母则是平衡家族各种势力的最高权威。女性的地位在权力结构中凌驾于男性之上，不独上层、中间层、中下层布局明显，家族宝塔的顶端层级也不例外。

5

读者诸君如果对《红楼梦》的这种结构意图感到困惑，不妨温习一下贾宝玉的经典名言：“女儿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，我便清爽，见了男子，便觉浊臭逼人。”其对女儿情有独钟，自不在话下。但需要辨明的是，他强调的是女儿，即尚未出嫁的女孩子，并不泛指所有的女性。对出嫁后的女儿，宝玉另有言说：“女孩儿未出嫁，是颗无价之宝珠，出了嫁，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。虽是颗珠子，却没有光彩宝色，是颗死珠了。再

老了，更变的不是珠子，竟是鱼眼睛了。”从无价的宝珠，一变而为光彩尽失的死珠，再变为不成其为珠的鱼眼睛，这个审视女性变化的“三段论”，可谓惊世骇俗。

这番言论的学理哲思在于，社会风气和习俗对人的本性的污染是惊人的，足可以让人的本然之性完全迷失，直至将人变成非人。第五十九回“柳叶渚边嗔莺叱燕”，可以看作是图解宝玉“三段论”的原典故事。此事导源于探春理家施行的新经济政策，将大观园的花草树木分由专人承包管理，柳叶渚一带的承包者，是小丫头春燕的姨妈，她自己的妈妈也得了一份差事。在春燕看来，这两姊妹越老越看重钱，对承包一事认真得“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”。所以当她们看到宝钗的丫鬟莺儿折柳枝编花篮，便把气撒到春燕身上，以致当众大打出手。究其原委，无非是利益驱使，利令智昏。大观园从此真就不得安宁了。用平儿的话说：“各处大小人儿都作起反来了，一处不了又一处。”果不其然，紧接着的第六十回，赵姨娘就和唱戏的芳官等小女孩子打作一团。下面的第六十一回，则是迎春的大丫鬟司棋带着一群小丫头，大闹了园中的公共厨房。诗意的大观园，一下从天上落到了尘埃里。

最后是王熙凤施展计谋，将贾琏偷娶的尤二姐也骗到大观园里来居住，直至被逼自杀了事。这等于园子外面的人可以在园子里面找到死所，园里园外已混同而无分别。至于

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，不过是诗意黄昏的回光返照而已。且看黛玉《桃花行》的结尾所写：“泪眼观花泪易干，泪干春尽花憔悴。憔悴花遮憔悴人，花飞人倦易黄昏。”呈现的是一派春尽花飞人憔悴的凄凉景象。待到众女主填写柳絮词，除了宝钗仍存青云之想，探春、宝玉、黛玉、宝琴四人所填，都不约而同暗寓“离散”两字。《红楼梦》一书的深层哲理，竟成为一次诗社雅聚的主旋律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很快就是“惑奸谗抄检大观园”的情节了，使已经落在地上的大观园，又在自我残杀中消散得近乎干净。敏感的探春当着抄检者的面说道：“你们别忙，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！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，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，果然今日真抄了。咱们也渐渐的来了。可知这样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，这是古人曾说的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’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！”这是勇于担当的三小姐的激愤之词，亦未尝不是贾府命运的写实之语。

只是不曾料到，贾府的败落居然由大观园的衰败来作预演，而且抄家也是先从大观园抄起。是啊！既然女性在贾府统治层占有特殊的地位，那么摧折的风暴也必然从女性集中的地方刮起。大观园作为贾氏家族命运的象征符号，其所遭遇的兴衰比家族本身的兴衰要深在得多。小说的文学意象

显示，当大观园的命运和整个贾府的命运完全合一的时候，《红楼梦》所描写的深广的社会内涵便露出了真容。

6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显然不满足于他的作品只是停留在爱情与婚姻的层面，他对爱情与婚姻背后的家族和社会的势力，铺排得广阔无垠而又密不透风。作为爱情与婚姻角色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，他们身后的亲友团和后援团，无不具有强有力的经济与政治背景。

林黛玉算是最孤单的了，但她是贾母的亲外孙女，来头不谓不大。在“老祖宗”的最高权威面前，哪个不得让黛玉三分。黛玉刚进贾府时，老祖宗是视她为“心肝儿肉”的，相关待遇一概例同于掌上明珠贾宝玉。问题是这种态度能否持久，如果一旦有所游移，黛玉的特殊地位即发生动摇。史湘云来自史侯家，也是由于得到贾母的庇荫而确立了自己在贾府的地位。王夫人和她的内侄女王熙凤，则是金陵王家的嫡系，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是王夫人的胞兄。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妹。所以薛蟠打死人命一案，全赖王子腾从背后关照，使之如同没事人一般。薛家的